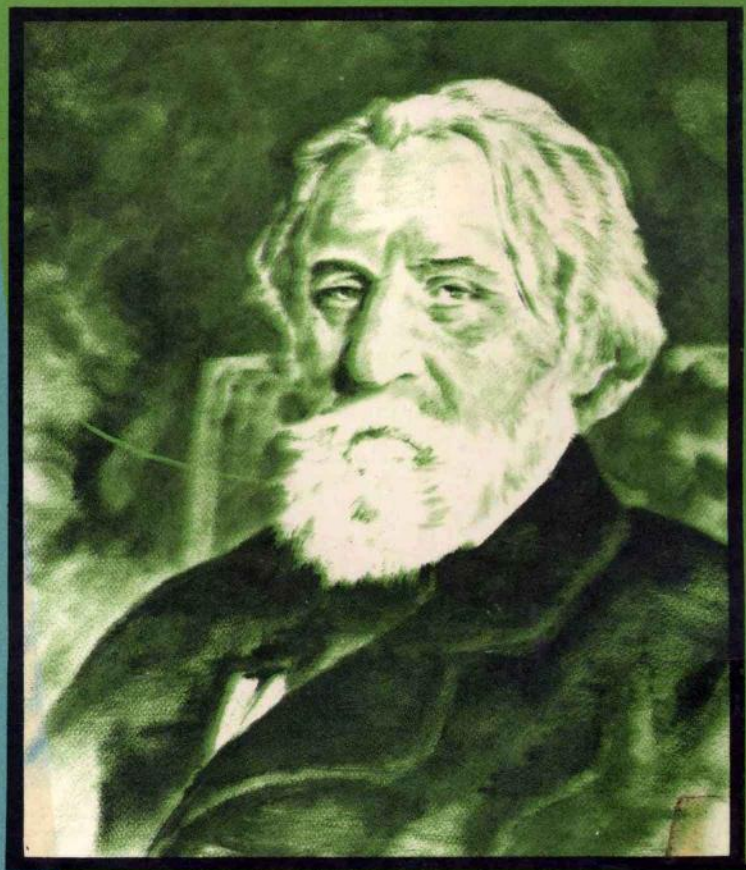


世界文學全集 15

獵人日記

屠格涅夫 著



屠格涅夫

獵人日記

——遠景精選版——

獵人日記

世界文學全集 R ⑮

著者	屠格涅夫
譯者	耿濟之
發行人	沈登恩
出版者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
	台北郵局 36-575 號信箱
	郵撥：1 0 2 2 2 1
發行所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
	台北市光復南路 260 巷 51-2 號
	電話：7 1 1 - 7 8 7 1
門市部	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92 號
	電話：3 9 4 - 1 9 6 0
印刷所	優文印刷廠
	台北市興寧街 24-9 號
定價	新台幣 100 元 港幣 17 元
初版	中華民國 67 年 5 月
再版	中華民國 69 年 10 月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0105 號

有版權・翻印必究

「世界文學全集」出版緣起

• 遠景 •

一開始，文學便以大江注海之勢，流入了生民的命脈裡。一篇作品一個里程，一部書一個高峯，知識的原野在那裏拓展成豐碩的文明。

改革、革命、烽火戰亂，人類在其意志的伸張與扭曲中，建立了文明——而真正使文明茁壯的，却是和平的土壤。

因此，就如同和平是一樁心願一樣，我們選編「世界文學全集」也是這樣的一樁心願。

古人說：「溫故知新」，這樁心願使得我們在讀完「青楓蒲上不勝愁」以及在斤斤計較了知識人的種種偏執之後，懂得如何去回頭，去環顧四周，更而着手去整理這套「世界文學全集」。

選編這套書的過程，如見百花爭妍——我們時而勉為其難、時而深感情不可却，而大部份時候，我們的態度是義不容辭的。

它使我們學那星子般的，用力、閃爍、發亮。它更使我們似花朵一樣，盡心、開放、吐芬芳。

願「世界文學全集」這一個回顧的工作，能有拋磚引玉的作用，帶來更為遼闊的遠景。



霍爾與卡里涅奇

若是有人從勃爾霍甫司克縣走到瑞士德林司克，便可以瞧出沃勒洛夫司克省人和喀魯日省人的種類間有極大的區別。沃勒洛夫司克農人身材不高，並且樸樸，面上時含着不愉快的神色，低着額看人，食物惡劣，穿着草鞋住在壞楊木造的小屋子裏，也不經營商業。喀魯日人却住在松木建造的大房子裏，高身量兒；白色面上，常常露出愉快的笑容；每逢過節，便將皮鞋穿出來，作那黃油榨皮油的商人。沃勒洛夫司克省的村落（指沃省東部而言）普通都位置在田野的中央，附近有些窪地，漸漸的變為污穢的泥塘。除些欣欣迎人的矮小的灌木，間或有兩三株瘦拐拐的樺樹，餘外在附近輕易看不見巨大樹木的踪影。小房緊靠着小房，屋頂上放着腐朽的稻草。……喀魯日省的村落周圍却叢生着森林。屋頂一律覆着木板，屋子顯得大些，直些，大門永遠深閉着，院內籬笆並不東橫西倒，不會招引過路的豬進來作客。……以行獵說起來：喀魯日省比較好些。沃勒洛夫司克省，五年以後，最後的樹林與灌木將見絕跡，池沼也很稀少的。喀魯日省可廻乎和它不一樣，叢林和池沼遍地皆是，正氣的山雞還未遷移，善心的水鷗飛翔着，淘氣的鷓鴣出人意外的飛來飛去逗得獵人與獵犬又喜又懼。

有年我到瑞士德林司克行獵去，在曠野裏結交了一位喀魯日的小紳士，名叫鮑羅台金的。他嗜獵似命，脾氣却很好。但是有些弱點現露出來。例如，他有一種習性，喜歡向省裏富豪的女郎

求婚；往往就被人家拒絕了，還和他斷絕往來，但是他一面對他朋友述說自己失敗愁苦的事情，一面仍舊將自己園中所產的酸杏等瓜果，送給女郎們的父母做禮物。他愛將平淡無奇的故事，重複再說許多次，見了人便誇獎諾黑莫夫的文集和「平娜」小說。但是說話的時候，吃吃的半天說不出一個字來。將「阿得拿科」①讀成「阿得拿車」；叫自己的狗爲阿司托羅諾木②，家中實行吃法國式的大餐，這種大餐的秘密，據他的廚子所知道的，就在於能完全把每個菜的天然滋味給變更一下：肉變成魚的滋味，魚變成蘑菇的滋味，麵變成火藥的滋味，並且胡蘿蔔一定要把牠切成斜方形，或平行四邊形，纔可以放在湯裏。不過鮑羅台金除去這幾個小毛病外，終是個極好的人。

第一天我和他相識的時候，他請我夜間到他那裏去，說道：「這裏離我的家有五俄里。步行是很遠的。我們先往霍爾家裏去罷。」（請讀者許我不將他口吃的語氣傳達出來。）

我道：「霍爾是誰呢？」

鮑羅台金道：「是我的農人。……他的家離這裏很近。」

我們就往霍爾家走去。叢林中央一片平坦坦的地上，矗立着霍爾家孤獨的院落，它是用松木建築的，和圍牆相連。屋前用幾根細木頭支着一個蓆棚。我們走進去，有個二十歲上下，高身量兒，美貌的鄉下少年迎接出來。

鮑羅台金問道：「費卡！霍爾在家麼？」

少年一邊笑着，露出白雪似的一排牙齒，一邊答道：「不在家；霍爾往城裏去了。先生，吩

①「阿得拿科」譯中文即「然而」之意。

②「阿司托羅諾木」，俄文意爲天文家，喻其狗深通靈性，故尊之爲天文家。

「駕車麼？」

鮑羅台金道：「駕車去；給我們些酸汽水。」

我們進了木房子。整塊木頭砌成的乾乾淨淨的牆上，並沒有糊貼過一張通俗的畫片。牆角銀質的聖像前面燃着一盞油燈，菩提木的飯棹新近刨光，非常乾淨，牆縫裏和窗臺上並沒有咆哮的蟑螂馳騁着。年輕的鄉下人不多一會就從裏面走出來，拿着一大杯極好的酸汽水，幾片小麥製的麵包，和一個鄉村的碟子，裏面盛着十二根醃王瓜。他將這些食物擺在桌子上，返身倚在門旁，面上露出微微的笑容，眼光不住的向我們注視。我們還沒有吃完了點心，一輛大車已停在階前，便走出來。一個頭髮蓬鬆的小孩年紀約十五歲上下，雙頰像胭脂般嫣紅，用力揪着一匹肥壯的斑色馬的韁繩，馬車周圍站着六個年幼的兒童，一個個面容都和費卡彷彿。鮑羅台金理會道：「這大約都是霍爾的兒童！」費卡剛從屋裏出來，走到臺階上聽見這話便揶揄道：「都是霍爾的兒童，還有兩個呢：一個叫鮑塔勃，往叢林中去了；那一個叫西道爾，同着年老的霍爾往城裏了。……」說着，向車夫說道：「瓦謝，你注意些，今天坐車的是兩位貴客。應當謹慎，讓車子慢慢的行走。大車壞了不算，貴客是經不起搖晃的！」霍爾的兒童聽了費卡的話都不覺微微笑了笑。鮑羅台金喊道：「阿司托羅諾木！費卡，你將這狗放在車上。」費卡與匆匆的把一隻勉強含笑笑的狗，高舉空中，放落在車底裏。瓦謝拉韁趕馬。我們便向前行去。走了許久，鮑羅台金忽地指着前面一所矮小的屋子說道：「那個就是我的事務所，你願意去麼？」說着，車子就走到事務所門前。鮑羅台金跳下來說道：「事務所關閉許久了，可是還可以去看一看。」原來事務所裏面只有兩間空屋子。看屋子的人，一個拐腿老人，從裏面跑出來。鮑羅台金向他說道：「米納奇，水在那裏呢？」米納奇聽了這話，返身進去，一會兒拿來一瓶水，兩隻杯子。鮑羅台金向我說道：「

你試喝一杯，這是極好的泉水。」我們喝完了，米納奇向我深深的鞠了一躬。鮑羅台金說道：「現在我們可以走了，我在這個事務所裏曾經賣給商人阿勒里魯治夫四畝森林，得了很大的利益。」說着，我們上了車。過了半點鐘，才走到鮑羅台金的家中。

吃晚飯的時候，我問鮑羅台金道：「爲什麼霍爾和別的鄉下人分開住呢？」

鮑羅台金道：「霍爾非常聰明；二十五年以前他的房子不幸被火燒了。他便走到我死了的父親面前說道：『庫慈米奇，請准我遷移在叢林中池沼的附近，願納高價的租金。』我父親問他道：『爲什麼你要遷移在池沼附近呢？』『庫慈米奇，這個原因就不用說了。請你定出租價來吧。不過你再不能使喚我做別的工作。』我父親說：『每年五十盧布。』他說：『好啦。』父親說：『可不准欠租。』他說：『自然不會欠租的。』……他便遷移在池沼的附近，從此衆人稱呼他爲霍爾。」①

我問道：「他現時富了吧？」

「富了；現時他給我納一百元的租金。我已向他說了多次：霍爾，你自己贖了身罷！②誰想他不以我的話爲然，說是沒有錢。……」

第二天，喝完了茶，我們又行獵去，經過一個鄉村。鮑羅台金吩咐車夫將車停在一間小屋門前，高聲喊道：「卡里涅奇！」聽見院裏一人答道：「先生，就來了；我穿鞋呢！」我們走了幾步，從後面追來一個四十多歲的鄉下人，細高枯瘦的身量。這個人便是卡里涅奇。他那紫糖色的善意的面容，令我第一次瞧着，就非常的喜歡。卡里涅奇每日都隨着主人行獵，背他的口袋，有

①「霍爾」俄文爲一種野貓名，因霍爾離羣獨居，故鄉人謚以「野貓」的綽號。

②屠格涅夫所描寫的時代，農奴制尚未取消，農人如願得自由身，須納款向主人贖身。

時還拿着鎗，瞭望各處飛鳥，供給主人飲料，收聚地上的蛇莓子，用樹枝搭設休息的小棚，追隨在主人馬車的後面。鮑羅台金若是沒有卡里涅奇，便一步也不能行走。他的性情非常活潑和善，不住的低聲歌唱，眼光向各處時時注視，說話多用鼻音，面上露出微微的笑容，常常用手理自己的長鬚。行走得慢慢，脚步倒還寬大，拿着一根細長的手杖。這一天裏，他同我說了許多話，侍奉我沒有一毫卑下的神色，却注意着主人，彷彿注意小孩子似的。彼時天氣炎熱得異常，汗如雨般，從面上流下來，想尋找一處清涼的地方。卡里涅奇便領我們到青密的叢林中，向自己的蜂窩走去，推開木房子的門，門上懸着一束極香的乾草，請我們坐在新鮮的乾草上，頭上戴了一頂彷彿口袋般帶網的帽子，往蜂窩給我們取蜜去。我們喝完蜜水，不覺呼呼睡去。忽然有陣清風，將我吹醒。……我睜開眼睛，看見卡里涅奇，坐在半開門的門檻上，用小刀刮匙子。我許久時候向他那明如良夜的短臉觀察。鮑羅台金也醒了。我們並不立刻站起來。在走了許多道路，又沉沉的睡了一覺以後，動也不動的躺在乾草上，是非常有趣的事。身體疲倦的了不得，熱風颯颯吹臉，甜蜜的慵懶重使我們闔上眼睛。後來我們起來了，往外面徘徊到晚間。晚飯時候，我又談論起霍爾和卡里涅奇來。鮑羅台金向我說道：「卡里涅奇是個善良的鄉下人，性情殷勤，但是不善於經營耕田。我老把他拖來拖去。每天同我打獵去。……你想，——那還種什麼田呢。」我點頭稱是，以後我們就去睡了。

過了一天，鮑羅台金因同鄰人皮諸闊夫打官司，往城裏去了。皮諸闊夫侵種他的田地，還在耕種的田地裏毒打他一個村婦。我便一人出外行獵，黃昏時候，向霍爾家走去。木房子門檻上坐着個年老光頭的鄉人，身量不高，寬肩膀兒。我的目光不住的向他注視。他的臉龐頗像蘇格拉底：一雙小眼睛，大扁鼻子，高高的壽星頭額。原來這個人，就是霍爾。我們一同進了屋子，費卡

拿着杯牛奶，幾片黑麵包，放在我面前。霍爾坐在椅子上，用手撫着他蓬鬆的頭髮，同我談起話來。他覺得自己身分頗高，說話與行路都是慢吞吞的，長鬍縫裏偶然露出笑容。

我同他談些耕耘，農民風俗的事情。……凡我所說的話，他都唯唯贊成，不加非難。後來我才覺得有點不好意思，因為我說的話，一多半都不很適當。真有點奇怪。他有時含糊說話，大約許是小心謹慎的意思，以下我們的談話，便可以證明出來。

我問他道：「霍爾，你為什麼不向自己的主人贖身呢？」

「我為什麼要贖身呢？主人待我很好，地租又很輕，我們的主人很好。」

我說道：「身子總是自己的好。」

霍爾看着我說道：「實在是那樣。」

我又問道：「那末你為什麼不贖身呢？」

霍爾搖了搖頭道：「先生，你叫我用什麼贖身呢？」

「你算了罷……」霍爾好像自言自語的輕聲說道：「要是我霍爾做了自由人，凡是沒有鬍鬚的人，都會做我霍爾的頭兒的。」①

「你把鬍鬚剃掉就好了。」

「鬍鬚有什麼？鬍鬚是草，隨時可以割去。」

「那還說什麼呢？」

霍爾大概想一下就去經商，商人都都蓄着鬍鬚，他們的生活是很好。

① 霍爾這句話的意思，是說他未贖身以前僅有一主人，既贖身以後則無人可加奴使。俄農民有蓄鬍鬚的習慣，「沒有鬍鬚的人」係指農民界以外的人。

我問他道：「你不是也經商嗎？」

他道：「我們販賣黃油和樺皮油。……先生，你要吩咐預備車嗎？」

我想道：「這個人實在謹慎，」便大聲道：「我不要車；若是你允許我宿在你的草棚子裏，那末我明天還想在你的房屋附近遊行呢。」

「先生，你能在這裏草棚裏住宿嗎？我命村婦給你鋪好了牀去。」說着站起來，喊道：「喂，村婦往這兒來！費卡，你同她們一塊去。這些女人全是蠢貨。」

過了一刻鐘，費卡拿着燈，引我往小房裏去，我坐在青草上，狗只在足邊盤旋。費卡向我問了聲晚安，闔着門走出去。我良久不能睡熟，門外牛吼鳴着，狗朝牠吠叫，夾着豕叫聲，馬在近傍嚼草嘶鳴……好久才朦朧睡去。

天剛破曉，窗上微透進一些亮光，費卡就將我叫醒了。他是個活潑敏捷的少年，我瞧着很喜歡，並且看出，這個人霍爾也是極喜歡的。他們兩人時常彼此取笑，打哈哈。老人親來迎我。他對待我比昨天和氣得多，是不是因為我在他家中過了一宿，或者還有別種緣因，就不可知了。他向我微笑道：「火壺已經預備好了，我們喝茶去。」我同他坐在桌子旁邊；村婦，他的兒媳，拿過一杯牛奶。他的兒子們也一個一個從外走進來，向我道了晨安。我向他說道：「你真是兒女滿堂，他們都這般高了。」他正咬着小塊糖說道：「不錯，他們是沒有什麼可以抱怨我們老夫妻的了。」我道：「他們都和你一同居住嗎？」他道：「都和我一同居住。」「都結婚了麼？」他用手指着費卡，費卡仍像第一次我來的時候一般倚在門邊，說道：「那一個還沒有結婚呢，瓦謝年紀還小，只好再過幾年結婚吧。」費卡抗聲道：「結婚作什麼呢？爲什麼要娶妻，難道令我終日同她吵罵嗎？」霍爾說：「我知道你的……：你手上還戴着銀戒指……：你最好一輩子同些老爺家

裏的丫頭們鬼混……「殺千刀的，別不要臉啊！」（他學着婢女的口吻。）——我知道你的心思的，你這懶做活的傢伙！」

「鄉下女人有什麼好處？」

「鄉下女人是會做活的，」——霍爾鄭重地說，——「鄉下女子是聽丈夫使喚的。」

「我要做活的女人做什麼？」

「你是愛讓別人做活來養你的。我纔知道你的心眼哩。」

「好啦，既是這樣，就給我娶親吧。怎麼樣，怎麼你又不說話啦？」

「得了吧，得了吧，碎嘴的。我們吵得老爺都煩了。自然會給你娶親的。……先生，你不要動氣；這孩子小，不懂事。」

費卡搖着頭……正在這時候，聽見有陣敲門的聲音：「霍爾在家嗎？」只見卡里涅奇手中捧着蛇莓子，從外面走進來，送給霍爾，霍爾對他稱謝不置。我冷眼看卡里涅奇，覺得奇怪；確乎料不到，鄉下人也懂得「慫慫。」

這天我出去打獵，比平常遲了四點鐘，並且在霍爾家裏連着耽擱了三天。我對這兩個新朋友感到十分的興趣。不知是不是我已得到了他們的信任，他們和我隨意談話，我覺得很高興，一面聽着談話，一面暗中觀察他們。兩個朋友都互相相似。霍爾的為人，是個固執的有實驗的合理派；他明白現實；造房，貯蓄着許多錢；對待主人和官廳是很和氣的；家裏人口雖然多，可是大眾都一心順從他的命令。卡里涅奇和霍爾可不一樣：是個理想派，浪漫主義者，性情喜悅，常常愛作種種的幻想；生計非常困難，家裏小孩一個也沒有，曾有過一位夫人，他畏懼得了不得。霍爾對於主人看得很透切，卡里涅奇在主人面前却極其崇拜，尊敬。霍爾很愛卡里涅奇，願意保護他

；卡里涅奇不惟愛霍爾，還很尊敬他。霍爾說話很少，面上露出笑容，對於一切很明瞭；卡里涅奇說起話來，雖然不像畫眉似的歌嘯，可也和那活潑的工人一般，語調很激烈……但是卡里涅奇天賦的聰明的能力，就是霍爾自己也承認的，例如，他會念咒止血，鎮驚，治瘋，驅蟲等等，而且他的手很靈巧，蜜蜂都能聽他的指揮。霍爾曾當着我請他把一匹新購來的馬牽到廐裏去。卡里涅奇一本正經的替這老懷疑主義者辦好這件差使。卡里涅奇接近自然，霍爾接近人和社會。卡里涅奇對於萬事不細加討論，只知一味盲從，霍爾居然進步到對於人生都持着一種嘲諷的見解。他見得多，知道的多，我聽了他的話，還得了許多知識。有一次他和我說，每年夏天，當收割以前，村中有輛馬車出現，裏面坐着個穿大衣的人，販賣大鏟。若是現錢交易，只取錢幣一個盧布二十五戈比，至一個半盧布；除欠，就取紙幣三盧布，或是銀幣一個盧布^①。鄉下人們都往他那裏除欠。過了兩三個禮拜，他又出現取錢來了。那時農人燕麥剛收割完，正有錢還債，便同着商人往酒館裏，就在那裏清算了。有些紳士想着用現金將大鏟買來再按着他所定的價值除欠給鄉下人；但是鄉下人不惟表示不滿意，還非常煩悶。他們失却了拿着大鏟用手彈兩下，聽了聽，對那個奸惡的商人，問了又問：「這柄大鏟不小吧，好吧？」的那份樂趣。在買小鏟刀時也發生同樣的事情，相差的祇是買小鏟刀時有女人夾在裏面，所以有時買者爲了她們自己的利益起見，逼得他把她們痛打一頓。還有一種極可惡的叫女人吃苦頭的事，有種人收買爛布，賣給紙廠，城裏人名他們爲「鷹」。他們從紙廠得了紙幣二百盧布，就到鄉下收買去。他們却與所由得名的鳥不同，並不公然猛搏，而使用狡滑的手段。將車兒停在叢林裏面，一個個悄悄在農家屋子後面徘徊。外

① 在一八四三年以前，俄國政府因為濫發紙幣，停止兌現的結果，銀幣（硬幣）與紙幣，行市上有很大的差別。一個銀盧布（銀幣）約合紙幣三盧布五十戈比（即一與三·五之比）。

人看起來，不以爲他是過路的行人，便以爲他是閒散的人。村婦們窺見他走進了，都迎接出來，急速和他將價值約定了。也不過幾枚戈比，就將那無用的爛布賣給他，有時候常常連丈夫的襯衣也賣啦。後來村婦將麻偷出來賣給他，漸漸變成一種習慣了，蔓延開去。鄉下人也漸覺悟了，聽着那個收買人來了，便竭力想種種方法禁止他。果真的，不是很可氣麼？賣麻是他們的事情，他們也要賣的，並且不在城裏出售；因爲在城裏出售，還得用車輛運去，其實還是賣給下鄉來的小販，又因爲沒有秤，祇好四十把算作一鋪特，要知道手把和手把大有不同，俄國人的手把掌在用得着的時候，是很會玩把戲的！我是個沒有經驗的人，也沒有在鄉間住過，但是他這種談話，是很實在的。霍爾不僅只談話，還問了我許多話，他知道我到過外國，故此問的話非常多。……卡里涅奇也不讓於他；然而卡里涅奇所問的都是些山咧，瀑布咧，偉大的建築物咧，壯麗的城池咧；霍爾問的都是些關於行政，國家的事情。他問的很有次序：「他們那裏也和我們這兒一樣嗎？先生，怎麼樣？……」卡里涅奇也插言道：「先生，請說……」霍爾很靜默的，緊皺着眉峯，間或聽到中間，也說道：「我們這裏不像這樣，那倒很好，這個很有秩序。」他那些盤問的話，我不能給諸君一一說出來，而且也沒有必要；但是從我們的談話裏，我取得一個信念，大概是讀者諸君意料不到的信念，——那就是大彼得純爲俄羅斯人，也就從他的改革上，見出他是俄羅斯人來。俄羅斯人總是深信自己的有力，不顧一切的破壞己身的一切。他不很注意過去，却勇敢地望着前途，凡是好的，便是他所喜悅的，凡是合理性的，他便去採納，至於來自何處，他是不管的。他喜歡用他的常識，取笑德國式乾燥的推理，但是據霍爾看來，德國人是有趣的民族，大可跟他們學一學。他藉着自身特殊的地位，實際上獨立的地位，同我談論許多別人不敢談的事情。他確是十分明瞭自己的地位。他的智識特別的廣泛，但是他不會讀書，卡里涅奇倒是會的。霍爾說：

「這個懶貨倒認識字，蜜蜂一經他手，從來不會死的。」我問霍爾道：「你的小孩子都會讀書嗎？」霍爾聽了，一句話也不答應。半天說道：「僅只費卡知道。」「那些小孩呢？」「那些小孩沒有讀書。」「那為什麼呢？」霍爾也不答覆，用別的話混過去。他雖極聰明，却有許多偏見，例如，他很輕視村婦，然而在高興時候，也間或安慰、愚弄她們。他的夫人又老，又狡猾，每天都不離開火爐，不住口的叱責謾罵；兒子們對她也不注意，但是管束得兒媳極嚴。俄國民歌內，有一段做婆婆的唱道：「你不是我的兒子，你不是家主。你不去打你的妻子，打你的老婆……」我有一次想為他們的兒媳緩頰，試去引出霍爾的憐憫心來；但他安然駁我，說道：「你何必理會這些小事，——讓女人們吵去好啦……一管她們，更壞，反倒弄出一手的髒來。」有時老婦人離開火爐，將狗從外面叫進來，喊道：「這裏來，這裏來！」用那火斗柄打牠們，或是站在涼棚下面，同過往的人們吵嘴。但是她很怕霍爾，祇要他一吩咐，就鑽到爐臺上去了。最有趣的是聽霍爾和卡里涅奇關於鮑羅台金的爭論。卡里涅奇道：「霍爾，不許你在我面前罵他。」霍爾道：「他沒有給你做皮鞋嗎？」卡里涅奇道：「他為什麼給我作皮鞋呢？我是個鄉下人……。」說着這句話，霍爾就將腿抬起來，把那橡皮鞋給卡里涅奇看，說道：「我也是鄉下人，你看我有的……。」卡里涅奇答道：「你並不是我們一夥的人。」霍爾道：「你伴他去打獵，那怕給你一雙草鞋也好。去一天，給一雙草鞋。」卡里涅奇道：「他給我買草鞋的錢的。」霍爾道：「去年賞了你一毛大洋。」——卡里涅奇氣得背過身去，霍爾却大笑起來，笑得一雙小眼睛眯縫了。

卡里涅奇奏着二絃琴，高聲唱歌，霍爾聽着，忽地將頭歪在旁邊，發出一種哀怨的聲音，跟着唱起來。他最愛一隻歌，名叫「你是我的命運。」費卡嘲笑他父親道：「這個老頭兒，心中又發生了什麼感慨呢！」但是霍爾仍用手托着腮，閉着眼，繼續的抱怨自己的命運……可是在別的

時候，沒有人比得上他那樣好勞動，永遠的張羅着，一會將車修理修理，一會支起圍牆，一會將馬鞍子拿在手裏，不知看多少次。不過他並不保持特別的清潔，有一次我提起這事，他答道：「房子裏應該有點住房的味兒纔好。」

我抗聲道：「可是卡里涅奇的房子裏，連個蜂窩都收拾得非常清潔的。」

他嘆息了一聲說道：「先生，蜂和人就不一樣。」

有一次他向我道：「你有世襲的田地麼？」我應了一聲。他道：「離這裏遠近呢？」我道：「約有一百俄里。」「先生，你住在自己別莊裏面嗎？」「住在裏面。」「大概玩弄鎗的時候多罷？」——「是的。」——「好極了，儘管射擊小鳥去罷；但是村正却要換得勤些纔好。」

第四天晚間鮑羅台金派人接我來。我覺得不忍同年老的霍爾離別。同卡里涅奇坐在車上，喊道：「再會吧，霍爾，祝你健康。費卡，再會吧。」他們也喊道：「再會，先生，請不要忘了；我們走了。早霞剛耀映在天空。我看着那蔚藍的天光，說道：『明天天氣一定是好的。』卡里涅奇抗聲道：『不然，恐怕要下雨。你看那些鴨子，只不住的撥水，草也越發香了。』我們走着，漸漸走進叢林。卡里涅奇低聲歌唱着，目光注射着天空的彩霞……

過了一天，我便離開鮑羅台金的家裏走了。

2

葉瑪拉意與磨房主婦

晚上我同獵人葉瑪拉意出去「嘉卡」……也許讀者諸君不大知道「嘉卡」的用意。請聽我說。

正當春天時候，日落前一刻鐘左右，我們携槍往樹林裏去，不帶着狗。先在林端尋找一塊適宜的地方，四圍看望了一下，把槍門審查一下，同着夥伴擠了擠眼。過去一刻鐘。太陽落了，樹林却還亮着；空氣清新；鳥聲嘈雜；青草閃耀得和綠玉石的寶光一般。……我們依舊等待着。樹林的深處漸漸黑暗起來；紅色晚霞慢慢穿在樹根和樹幹下，升將起來，越來越高，從低矮的還是光禿的樹枝下移到不動並且靜睡的樹梢上面。……慢慢兒樹梢也黑暗起來；胭脂色的天也發起藍來。樹林的氣味漸加強烈，微微兒聞得出溫暖的溼氣；吹入的微風在我們身傍死過去了。鳥兒挨着種類一個個熟睡起來：最初是金黃雀先睡，過了一會「瑪麗」鳥又睡着了，跟着就是蒿雀。樹林越發黑暗起來，樹兒融和在沉黑的大塊中間；蔚藍的天上羞怯怯的顯出最初的小星來。羣鳥都睡熟了。「山尾」鳥和小啄木鳥還夢沉沉的在那裏細聲囁着。……一會却也歸寂靜了。等了一會，樹林上又發出一種洪亮的聲音；黃鳥悽悽切切的叫着；鶯兒免不得啼囀起來。我們也等待得十分焦急，忽然間——這個時候祇有獵人能理會得出來——忽然間在靜默中間發出一種特別的叫聲，聽見一陣整齊的拍翼聲音，——一隻大鷄鳥低着長頸，從黑暗的樺樹裏飛出來，迎着我們的槍